

夏 耘

路来森

夏天里，雨水丰沛，庄稼地里的草，疯长。所以，管理庄稼，就要“耘”。所谓“耘”，就是锄地，用一柄锄头，铲除土地里的杂草。如此，庄稼人，就很看重一柄锄了。

锄头一定要锋利，锄柄一定要挺直；锋利了，才能除草；挺直了，才好用力。一柄锄，通常要使用多年，使用多年的一柄锄，锄头会越来越小，最后，也许就只剩下一弯月牙儿，是大地打磨出的一弯月牙儿，亮晶晶的，散发着月亮的清寒的光，洋溢着泥土的沉郁的香。使用多年的一柄锄，锄柄会越来越亮，越来越滑；在农人手中，一柄锄，是一件工具，也是一件“玩具”，终日里被农人的手使用着，把玩着，抚摸着，温存着，天长日久，便包浆层层、润润，于是变滑，于是溢出油亮的光泽。而锄柄变亮、变滑了的时候，农人手上的茧子，就多了，就厚了。每一块老茧，都是一只时间的眼睛，透过一柄锄把，望向大地的深处。

我的父亲使用的那柄锄，锄柄是枣木的，经年下来，锄柄便生发出一种酱红色的明亮，一种玉质般的滑润。那种酱红，晶莹而坚实，深厚而沧桑，仿佛能看见时间在一根锄柄上流淌，汗水在一根锄柄上浸润，父亲筋骨的力量，在一根锄柄上穿透。那“滑润”感呢？是一种紫红色的滑润，不仅有肤感，还有一种视觉的美感。它有着四季的温度，有着风霜雨雪的镌刻；它是父亲汗水浇灌的结果，是父亲精神熔铸的外化。

多年后，我读书，读杜甫的诗歌，每每就想到父亲的那根锄柄——觉得，它们，同样都呈现出一种“沉郁”的特色，都耐得住人们用“心”读下去。

每年夏耘伊始，第一个落锄的，总会是父亲。他是全家人锄地的“把头”（领头人），所以，第一锄，必得是父亲先落下。这里面，似乎，有一种近乎神圣的“仪式感”。父亲不言不语，选好一个位置，猛然一锄铲下，锄头深深地陷入泥土之中，锄面上泛起一阵尘烟，跟着，父亲用力一拉锄柄，一溜的杂草，就顺着锄头，被铲除了。于是，父亲继续前行，我们跟在后面，依次落下自己的锄头，紧随而行。无语，大地苍苍，只听见锄头铲草发出的嚓嚓声，那声音，清脆而沉厚；清脆如刀削，沉厚则如大地的喘息。

我每次跟着父亲锄地，就特别喜欢倾听这种嚓嚓声。这种声响，极具节奏感，是伴着人的身体而产生的，是人身体韵律的外现。在这种嚓嚓声中，一把锄头将杂草切割，同时又松软了土地，保护了庄稼，所以，无论是“生”还是“死”，都被它表达成一种美感。

夏耘的庄稼，通常分为两类，一类是高棵庄稼，如玉米地、高粱地等；另一类则是矮棵庄稼，如花生地、红薯地等。

高棵地，进入夏天，庄稼已长得很高，足以淹没人的身体。所以，锄高棵庄稼，就是一场“深陷”，整个人体都要陷入庄稼地中。庄稼密集，风刮不透，人在其中，被结结实实地遮蔽着；闷热，在缝隙间拥挤、碰撞，在人的身体上缠绕、入侵，最终，使人汗流浹背，大颗大颗的汗滴，从脸上流下，从身体中流出，吧嗒吧嗒，跌落在泥土中，砸响生硬的地面。此时，你也许才真正理解了“汗滴禾下土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含义。湿淋淋的热之外，还有庄稼叶片对身体粗粝的摩擦、割削，叶片擦割到人的脸上，会留下道道红红的印痕，而印痕经过汗水的浸渍，就会生发出一种火辣辣的痛。不过，也不用过分的劳怨、伤感，因为等你锄到地头，再回首观望锄过的土地时，眼见得本来密如丛林的杂草纷然倒下，萎蔫一地，就

顿然生发一种豁然开朗的喜悦。就觉得，一切的辛苦，都是值得的。或许，这也就是“劳动美”的真实含义所在吧。

锄矮棵地，情境就大不同了。虽然身体也劳累，但却总有好风景可看。禾苗，大多贴地生长，人站地中，视野极其开阔。清风徐来，弥目俱是绿莹莹的庄稼，所以，纵是累了，抬抬首，天高地阔，满目绿色，总也让人心旷神怡。你还能看到空中飞过的鸟儿，庄稼上起落的蝴蝶，脚下蓦然飞起的蚱蜢……生命如此丰富，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。

因之，锄矮棵地，最是彰显田园风情了。可以很享受地说，整个劳动的过程，就是在书写一首田园诗，就是在绘制一幅风情画。



双生 徐群 摄

技师黄姐

王晓

提笔写黄姐，技师两字斟酌许久，她是我们平常说的美容师、按摩师、修脚师傅、捏脚师傅，让人精神放松筋骨舒展的活儿她都做，怕这么写黄姐看到不舒服，还是文雅一点，流行通俗一点，称她技师。

黄姐今年五十岁不到。十几岁就闯荡社会，天津码头、北京胡同都待过，刚开始，修脚、捏脚、扳筋、按摩、推拿，后来面部护理、头疗……男女客人都有，技术越来越全面。见的世面，用黄姐的话说海了去了。怎么个海法？下至平头百姓、上至身家过亿的老板都服务过。

二十刚出头，黄姐结婚了，丈夫老朱比她小半年，黄姐正月生，丈夫七月生，黄姐对老朱说：“我会跑了，你才会炸，叫我姐。”大姐大的派头有了。她去天津打工，老朱在家盖房子，最后还差15000块钱收尾，那个时候这是巨款，窟窿愁死人。老朱母亲走得早，缺乏安全感，不承想弄房子差这么多钱，慌了，赶紧打电话向老婆求救。黄姐电话那头豪气地说：“钱明天一分不少打给你，别怕，有姐呢！”自此，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问问老婆意见。日子长了，老朱偶尔对这种自己不做主的局面也不满意，会对老婆无端生怨气，黄姐撒娇：“管你不满意，不管你又不定主意，最后还得求着我管，难死姐了。”黄姐还说，老朱这种人就是奇葩：活着没信心，死又没决心，不死不活很闹心。幸亏有姐，姐还就稀罕这朵奇葩。

在天津的时候，黄姐不是老朱的姐，是419号技师。一天干14个小时，客人投诉一次，罚款500元，所有技师分等级领工资，考核最后面30%的员工随时准备卷铺盖走人，竞争激烈，淘汰厉害。人家

那些长得像明星的技师，陪客人聊聊天就可以赚钱。黄姐说自个这种貌不出众的，只有靠手法、力气去赚钱。推拿、扳筋手法跟悟性有关，力气就是一个顶一个做，只要有活干，不吃饭都行。压力不可谓不大。偶尔电话回家，都是报喜不报忧，拿着家乡小城十倍的工资，做着丈夫眼里的大姐大，风光得很。

后来到北京，又成218号。服务行业苦和累在哪里都一样。人家吃饱喝足来享受，正常人睡觉休息的时间，就是技师们的工作时间。有位客人连续点218号三次，每次从晚上九点到凌晨四点整整七个小时。客人失眠，只有做头疗才能放松神经，睡一会儿。每次来一句不聊，闭目养神。第四次来时，客人问218号：黄姐看你这么努力、辛苦，看来家庭负担不轻。黄姐说，家里一儿一女，一家老小三四口要养活呢。客人附和：我也有两万多人要养活呢。黄姐吓得不敢出声。后来才知晓，面前的这位，是赫赫有名的房产大鳄，企业员工两万多。

儿女大了，孙辈有了，黄姐还是那个火辣辣的姐，只不过不想在外地做，回了老家，继续干老本行，兼带网上卖美容产品。去年疫情期间，闲不住她的收入不降反升。朋友圈产品卖得好，老客户还预约上门服务。黄姐客源不断，技法好、肯出力是一个方面。她早年在大城市，见证服务行业起起落落的历程，和她自己的心路，也是她的魅力资本，和客户交流，很容易感染人。我就是喜欢听她聊天才找她的，这样的人还不止我一个。

黄姐文化程度不高，结婚挺早，儿女齐全，操心不少，一笑哈哈撂多远，辛苦又幸福，永远乐逍遥。这样的普通人，真好。

